

由“新学科”热

联想到科研道德

学部委员 郝柏林

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首先是老老实实地劳动。这与工人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产操作没有原则差别。然而，这里又有一条不同，熟悉和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只是作学问的必要前提，或者是科学训练的一部分，而不是科学研究。只有做出前人未曾有过的新结果，才可能被承认是科学成果。成果有大有小，“新”字绝不可缺，“国内首创”是不成的，无怪乎人们关心传统学科的新生长点，重视发展新学科。

然而，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热中，往往有许多不严肃不科学之处。有人提出了不少“新学科”的名称，都见不到具体的科学内容。有人先是热衷于宣传“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后来又大讲“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变论、突变论），近来又转到“混沌论”、“分形论”等等，却始终不见在哪个“论”里做出新结果。

当然，宣传和介绍新的学科发展也是有益的事情，这虽同样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有些“编译”的书，译者的大名醒目地印在封面上，而原作者的姓名隐藏在封面里。“编译”比翻译更自由，随意增删改动，不予注明，读者如不检查

原著，就无法弄清什么是作者原意，哪些是编译者篡改的“私货”。

有些“作者”大段抄录别人的著作，不当作引文，也不注明出处。1991年3月，某月刊《非线性科学方法在地震学中的应用专辑》有一篇署名“序言”，其中有一些顶儿乎逐字抄自三位学部委员关于非线性科学的建议书，却没有一点引用说明。

更有甚者，没有读懂就硬抄，以致闹出笑话。远的例如1982年某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超导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一书。编者自撰的文章中除了科学错误，还有“Recently, Kawakubo, Kobashimu 等人共同设计完成一个S电路……”，竟把两单英文当成人名，留下抄书明证。近的例如1991年出版的某杂志第2期《当代新科学扫描》一文，列举新学科“明星”有“……曼德勃罗的分形几何学。……拜弗凯欣与萨丁戈等的分叉理论……”。萨丁戈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曾经用数学方法研究过分叉理论，并非分叉理论的创立者。拜弗凯欣是何许人也？原来分叉一词的英文bifurcation竟被当成人名。下

文说到曼德勃罗“创立了重视传统的布尔巴基，又叛离了轻视图像的布尔巴基……”。布尔巴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崇尚严格形式的法国青年数学家的集体笔名，生在1929年的曼德勃罗怎么能“创立”这一学派呢？原来布尔巴基中有一位佐列姆·曼德勃罗，是后来发展分形几何学的曼德勃罗的叔叔。《新科学扫描》一文作者的资料来源，是该文末尾提及的一本畅销译著《混沌：开创新科学》，中文译者两次使用佐列姆·曼德勃罗的全名加以区分，都被粗心的转抄者漏看。

在提倡科学技术的时期，要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方士”。中国科学报关于科学道德的讨论，一定会有助于端正学风。因此，随手拈来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几个事例，愿与读者共戒。文艺批评常公开点名，科学批评也无需忌讳。我对所写文字负全部责任。

（作者单位：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科研道德大家谈⑩